

寄小讀者

冰心



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版
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二版

寄小讀者

著者 冰心女士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七角

四版自序

假如文學的創作，是由於不可遏抑的靈感，則我的作品之中，只有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

這書中的對象，是我摯愛恩慈的母親。她最初也是最後我所戀慕的一個人。我提筆的時候，總有她的鬚眉或笑臉湧現在我的眼前。她的愛，使我由生中求死——要擔負別人的痛苦；使我由死中求生——要忘記自己的痛苦。生命中的經驗，漸漸加增，我也漸漸的擲到了生命花叢中的尖刺。在一切軀殼和靈魂的美麗芬芳的誘惑之中，我受盡了情感的顛簸：而「到底爲誰活着？」的觀念，也日益明瞭……

感謝上帝，在我最初一靈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靈永久的皈依和寄託——

我無有話說，人生就是人生！母親付予了我以靈魂和肉體，我就以我的靈肉來探索人生。以往的試驗探索的結果，使我寫寄了小朋友這些書信。這書中有幼稚的歡樂，也有天真的眼淚！

年來筆下銷沉多了，然而我覺得那抒寫的情緒，總是不絕如縷，乙乙欲抽——記得一九二四年的初春，在沙穰青山的病榻上，背倚着樓欄癡望：正是山雨欲來時候，濕風四起，風片中挾帶着新草的濃綠：黑雲飛聚，壓蓋得樓前的層山疊嶂，浮起了盪盪的春光：天空如墨，而如墨的雲隙中，萬縷霞光，燦穿四射，影滿大地！我那時神悚目奪，瞿然驚悅，我在預覺着這場風雨後芳馨濃郁的春光！

小朋友，朗潤圓池中春冰已泮，而我懷仍結！在這如結久蘊的情懷之淡，我似乎也覺着筆下來歸的隱隱的春光。我在牆頭小山上徐步，土溼如膏，西望玉泉山上的塔，和萬壽山上的排雲閣等等都隱在

濃霧之中，而濃霧却遮不住那叢樹枝頭嫩黃的生意，春天來了！

小朋友，冰心應許你在這一春中再報告你們些幼稚的歡樂，天真
納眼淚，雖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漸漸握滿之後，歡笑不成眼淚不落……

小朋友，記取，春天來了！

三，廿，一九二七年期潤園誌。

目錄

通訊一	一
二	五
三	一
四	七
五	一
六	五
七	九
八	五
九	一

十	五九
十一	七一
十二	八一
十三	八七
十四	九九
十五	一〇九
十六	一一七
十七	一二七
十八	一三一
十九	一五二
二十	一六二
二十一	一六七

二十二	一七三
二十三	一七九
二十四	一八五
二十五	一九一
二十六	一九三
二十七	一九九
山中雜記	二〇五
(一) 我怯弱的靈魂	二〇六
(二) 埋存與發掘	二〇七
(三) 古國的音樂	二〇九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二一〇
(五) 她得了刑罰了	二一三

(六) 因利己的.....	二一四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二一六
(八) 他們說我幸運.....	二二〇
(九) 機器與人類幸福.....	二二三
(十) 鳥獸不可與同羣.....	二二六
通訊二十八.....	二三三
二十九.....	二三七

通訊一

似曾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分已和文字絕緣；因為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開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着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訊。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真隊裏的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也曾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爲止，我懇切的希望你

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小朋友，我應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為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訊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為新奇的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三歲了。他念過地理，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的和我說：「姊姊，你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的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穿成一個孔穴。我們從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想這是可能的事情麼？——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姑姑，你去的地方，是比前門還遠麼？」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還是前門遠呢？

我走了——要離開父母兄弟，一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很難過。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弟兄的行間隊裏，快樂甜柔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惱人淒清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瞥時的天真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感激與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若是間斷的時候長了些，也請你們饒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剎那頃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頹雜之心，來寫這通訊。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卹憐憫的。

這信該收束了，我心中莫可名狀，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冰心七，廿五，一九二三。

原 书 空 白 页

通訊二

小朋友們：

我極不願在第二次的通訊裏，便劈頭告訴你們一件傷心的事情！然而這件事，從去年起，使我的靈魂受了隱痛，直到現在，不容我不在純潔的小朋友面前懺悔。

去年的一個春夜——很清閒的一夜，已過了九點鐘了，弟弟們都已去睡覺，只我的父親和母親對坐在圓棹旁邊，看書，喫果點，談話；我自己也拿着一本書，倚在椅背上站着看。那時一切都很有柔，很安靜的。

一隻小鼠，悄悄地從棹子底下出來，慢慢的吃着地上的餅屑。這

鼠小得很，他無猜的，坦然的，一邊吃着，一邊抬頭看看我——我驚悅的喚起來，母親和父親都向下注視了。四面眼光之中，他仍是怡然的，不走，燈影下照見他很小很小，淺灰色的嫩毛，靈便的小身體，一雙閃爍的明亮的小眼睛。

小朋友們，請容我懺悔！一刹那頃我神經錯亂的俯將下去，拿着手裏的書，輕輕地將他蓋上。——上帝！他竟然不走；隔着書頁，我覺得他柔軟的小身體，無抵抗的蜷伏在地上。

這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了！我按著他的手，方在微顫！母親已連忙說：「何苦來！這麼馴良有趣的一個小活物……」話猶未了，小虎兒從簾外跳將進來，父親也連忙說：「快放手，虎兒要得着他了！」我又神經錯亂的拿起書來，可恨呵！他仍是怡然的不動。——一聲喜悅的歡吼，虎兒已撲着他，不容我喚住，已衝着他從簾隙裏又

鑽了出去，出到門外，只聽得他在虎兒口裏微弱凄苦的嗚噉的叫了幾聲，此後便沒有了聲息。——前後不到一分鐘，這溫柔的小活物，使我心上聽的着了一箭！

我從驚惶中長吁了一口氣。母親慢慢也放下手裏的書，抬頭看着我說：『我看他實在小得很，無機得很。否則一定跑了。初次出來覓食，不見回來，他母親在窩裏，不定怎樣的想望呢。』

小朋友，我墮落了，我實在墮落了！我若是和你們一般年紀的時候，聽得這話，一定要慢慢的挪過去，突然的撲在母親懷中痛哭；然而我那時……小朋友們恕我！我只裝作不介意的笑了一笑。

安息的時候到了，我回到臥室裏去。勉強的笑，增加了我的罪孽，我徘徊了半天，心裏不知怎樣纔好——我沒有換衣服，只倚在床沿，伏在枕上，在這種狀態之下，靜默了有十五分鐘——我至終流下

淚來。

至今已是一年多了，有時讀書至夜深，再看見有鼠子出來，我總覺得憂愧，幾乎要避開，我總想是那隻小鼠的母親，含着傷心之淚，夜夜出來找他，要帶他回去。

不但這個，看見虎兒時想起，夜坐時也想起，這印象在我心中時時作痛。有一次禁受不住，便對一個成人的朋友，說了出來；我拚着受她一場責備，好減除我些痛苦。不想她却失笑着說：『你真是越來越孩子氣了，針尖大的事，也值得說說！』她漠然的笑容，竟將我以下的話，攔了回去；從那時起，我灰心絕望，我沒有向第二個成人，再提起這針尖大的事！

我小時曾爲一頭折足的蟋蟀流淚，爲一隻受傷的黃雀鳴咽；我小時明白一切生命，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我小時未曾做過不仁